

家庭史诗中的创伤与异化：乔纳森·弗兰岑小说中现代自我的破碎与重构考察

杨晓丽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乔纳森·弗兰岑的小说往往把家庭当作叙事单位，在微小的社会片段里观察当代人如何生存，所以他的作品被当成“家庭史诗”的范例，文章着眼于弗兰岑小说里现代人破碎自己又重新塑造的过程，探究其中创伤和异化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原理。研究觉得，弗兰岑笔下的家庭环境不是温馨和睦的地方，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碰撞的场所，比如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以及传统观念在这里交汇激荡，《纠正》这部小说讲述了兰伯特家族成员想要经由“纠正”修补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不论是借助药物，金融手段还是纵情享乐，最后全都成了僵化的日常生活表面的一种美化现象，这显示出工业化之后人们在名义上可做“自主挑选”之外更为隐秘的异化状况。这种异化另外表现在劳动和消费方面的物化上，而且深藏于心理结构之中，表现为“我”与“我们”之间跨个性化被阻断，友爱共同体欲望消失的现象，代际传递失去，家庭关系破裂，后“9·11”环境下产生的集体创伤，一起形成了自身破碎的历史和心理原因。弗兰岑面对这种破碎，并非导向虚无，在表现出权力机制之后，他试着重新开启个性化道路，给现代人在数字时代和消费社会中的重新塑造找出一条出路。

关键词：乔纳森·弗兰岑；家庭史诗；创伤；异化；现代自我

Trauma and Alienation in Family Ep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elf in Jonathan Franzen's Novels

Yang Xiao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hanxi Taiyuan 030024

Abstract: Jonathan Franzen's novels often use the family as a narrative unit, observing how contemporary people survive in small social fragments. Therefore, his works are regarded as examples of "family epic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modern people breaking themselves and reshaping themselves in Franzen's novels, explor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two forces of trauma and aliena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amily environment depicted by Franzen is not a warm and harmonious place, but rather a place where various forces interact and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such as capital logic,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traditional concepts. The novel "Correction" tells the story of the Lambert family members who want to repair their estrangement through "correction", but whether it is through medication, financial means, or indulging in pleasure, they all become a superficial beautification phenomenon of rigid daily life. This shows the more secretive alienation of people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nominal "autonomous choice". This alienation is also manifested in the materialization of labor and consumption, and is deeply hidden in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It is manifested as the interruption of cross individualization between "me" and "u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esire for a friendly community, the los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he breakdown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collective trauma generated in the post-9/11 environment, which together form th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asons for their own fragmentation. Faced with this fragmentation, Franzen did not lead to nothingness. After demonstrating the power mechanism, he tried to reopen the path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find a way out for modern people to reshape themselv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consumer society.

Keywords: Jonathan Franzen; Family epic; Trauma; Alienation; Modern selves

0 引言

乔纳森·弗兰岑属于当代美国文坛极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纠正》《自由》等著作用宏大的家庭史诗叙事手法，关注后工业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难题，在消费

主义，技术理性及个人主义不断膨胀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家庭联系慢慢变弱，个体被创伤记忆和存在异化双重束缚^[1]。弗兰岑用冷静的笔调描绘家庭成员间的隔阂，代际矛盾和自身迷途状况，表现现代社会中个体自我的崩裂情

况^[2], 本文把他的核心作品当作研究对象, 探寻家庭范围内创伤如何跨代延续, 异化怎样损害主体性, 而且个体在破裂之中怎样重新塑造自身, 从而为认识现代性难题之下人性的抗争及拯救途径赋予文学参考。

1 弗兰岑家庭史诗的创作语境与核心文本界定

1.1 消费主义时代美国家庭的精神裂变与时代困境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 美国迈进深度消费主义社会, 物质主义和信贷经济改变家庭格局, 传统家庭价值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消费主义把身份认同与物质占有联系起来, 房贷, 车贷, 信用卡债务成了中产家庭的常见之事, 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令家庭长时间陷入财务忧虑之中, 个人主义过度膨胀使得家庭联系变松, 代际交流中断, 离婚率上升, 家庭由情感共同体变成物质消费和个人利益的地方, 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渗进家庭内部, 情感交流被消费行为所替代, 家庭成员在追求数物之时陷入精神空虚, 代际伤害与个体异化相互纠缠, 这些共同形成了弗兰岑创作的关键时代背景^[3]。

1.2 弗兰岑家庭史诗的叙事特质与核心文本选择

乔纳森·弗兰岑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家庭史诗, 着重关注美国中部中产阶级家庭, 经由琐碎生活显现时代的精神难题^[4]。他的叙述既包含微观的家庭细微之处, 又具备宏观的社会观点, 从诸多人物角度展示代际矛盾和情感纷争, 把消费主义, 技术异化等时代话题融入家庭日常生活, 从而形成“以小见大”的叙述架构, 核心文本挑选了《纠正》和《自由》, 《纠正》围绕兰伯特一家展开, 这部小说在 2001 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描绘了传统家庭受现代性影响而瓦解的状况; 《自由》凭借沃尔特一家的遭遇, 关联 9·11, 伊拉克战争等社会大事以及家庭命运, 进一步思索现代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联, 这两部作品凭借雄浑的叙述规模, 成了探究弗兰岑家庭叙述和时代批评的重要文献。

2 家庭史诗视域下创伤与异化的双重文本表征

2.1 代际创伤: 家庭亲密关系的撕裂与精神伤害

弗兰岑的家庭史诗当中, 代际创伤属于现代自我的破裂关键症候, 作者怀着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 显示了创伤怎样在家庭亲密关系撕裂的情况下代际传承, 并造成难以治愈的心灵损伤, 《纠正》一书中兰伯特家族的代际矛盾十分具有代表性, 父亲艾尔弗雷德是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 凭借自己陈旧的道德标准以及父亲的权力来对子女实施精神操控, 不过因为患了帕金森氏症而慢慢失去自身主体地

位, 母亲伊妮德固执地迷恋于所谓“得体”的家庭形式, 试着经由物质消费来维持家庭的表面繁荣, 却在无意之间把自己的担忧和不满转嫁给了晚辈。加里, 奇普和丹妮丝这三位子女长大后均陷入到不同程度的心理难题当中, 大儿子加里虽表面上守住中产阶级的颜面, 但内心深处却饱受抑郁症之苦, 小儿子奇普身处学术与资本两方夹击之境, 身份认同遭遇重大危机, 小女儿丹妮丝在追寻婚姻和事业之时屡遭挫败, 无法塑造起稳固的感情联系, 这些个人挫折并非单纯的心理疾病症状, 实乃代际创伤在子女身上延续并发生改变的表现^[5]。

《十字路口》把代际创伤叙事提升到了新的层次, 小说倒退回 1970 年代, 牧师拉斯·希尔德布兰特虽装作虔诚, 内心却是道德虚伪且精神孤独, 他的妻子玛丽安因婚姻压力而不得不埋藏少女时期的创伤回忆, 有关性经验, 流产以及精神病院生活等这段压抑已久的时光, 若干年后才借心理咨询重新浮现出来, 父母各自承受的心灵伤痛经由暗含的方式融入到儿女的精神世界当中: 大儿子克萊姆用叛逆来反抗父权, 结果却误入虚无主义歧途; 佩里这个智商达到 160 的家伙无法适应毫无意义的现实, 于是沉溺于酒精与毒品之中。弗兰岑展示一种令人绝望的事实, 即创伤无需确切的语言表达, 它会悄无声息地经由沉默, 逃避以及未偿还的情绪债务在家庭内部流传, 进而破坏亲密关系间的联系, 给下一代的精神架构造成无法修补的裂缝。

2.2 现代异化: 个体自我与家庭、社会的双重疏离

代际创伤乃是弗兰岑小说里自我破碎历史的源头, 现代异化则是这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受消费主义的影响, 弗兰岑塑造的人物大多处于家庭和社区的隔离之中, 即便标榜自由, 内心仍忍受着深层次存在的难题, 《纠正》里的兰伯特家族成员各自想方设法去弥补生活中的不足, 但这也体现出后工业化时期人在假定具有自由选择权时所遭遇的异化事实, 加里依靠金融工具, 奇普随波逐流于资本游戏, 丹妮丝沉溺于情感纠葛, 尽管表面上看这些抉择比较独立, 但本质上不过是那种标准化生活方式的华丽外衣。父亲艾尔弗雷德针对消费文化展开了批评, “这些神话, 这些有关‘纠正’的天真乐观主义”, 这句话恰好表明, 消费社会正在侵害个体的主体性, 弗兰岑显示出, 异化另外还表现在劳动和消费方面, 而且深入到心理构造之中, 使得个体难以形成稳定的自身认知, 也无法创建真挚的人际关联^[6]。

《自由》加深了异化命题的深度, 小说标题本身就带

有讽刺意味,“自由”之下,中产阶级人物却感到烦躁,抑郁,冷漠,歇斯底里,相互戕害。这些人被自由施加的压力以及焦虑包围,最后或是逃离自由,或是顺应某种结合理性与自由的道路,弗兰岑于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自由变成毫无依循的个人抉择,传统社会联系又因消费主义被摧毁,现代人怎样才能免除被自由的极大压力压迫,个体的异化表现在与家庭,社群以及自身本质的全方位疏远上,就像有学者提到的那样,弗兰岑塑造的人物“朝着企业,城镇以及其他更大规模的地方去发展”,不过他们“并不像以前那样彼此紧密相连”,可是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达成真正的相互关联。这种渴望融入却又难以真正融入的状况,属于现代异化的关键特征,亦是弗兰岑小说当中关于自身分裂与重塑论题的核心根基所在。

3 现代自我的破碎困境与重构路径探究

3.1 自我破碎的核心诱因:创伤代际传递与个体主体性消解

弗兰岑小说里现代自我的破碎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心理现象,而是创伤代际传递与主体性消解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整体性结果,在创伤代际传递这种机制当中,家庭既是伤害产生之处,也是创伤得以延续的媒介,《纠正》这部作品讲述兰伯特家族的故事就表现出这样的特征,父亲艾尔弗雷德患帕金森氏症,此症既代表身体机能下降,又象征传统男性权威地位土崩瓦解,在药物影响之下,他渐渐失去自主性,那种机械而又不受控制的状态成了孩子心灵世界抹不去的灰暗部分。母亲伊妮德执着于“体面”家庭仪式,她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焦虑转嫁到子女身上,于是,三个子女长大以后便分别陷入抑郁症,身份迷茫和情感关系的困扰之中,有学者指出,弗兰岑展示了“功能障碍家庭的病态传承”,即每一代人都要承担上一代人遭遇失败的压力,并且终生为此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伤害的悲剧一次次重现。

代际创伤与之紧密相连,消费主义时代中个体主体性遭到深层次瓦解,在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哲学观点时,弗兰岑所塑造的人物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是体制化生活的细腻掩饰,兰伯特家族的成员们均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尝试去“修正”生活存在的漏洞:加里靠金融手段守住中产阶级的假象;奇普困顿于资本与学术之间而迷茫失措;丹妮丝从情欲纠葛里寻找心理寄托——这些表面上看似自主的行为,实际上彰显出当代人在这种环境下所做决定的不真实性,更关键之处在于,消费社会的观察体系深入到个体的心理框架当中,造成人们无力形成稳固的

个人认知观念。传统价值体系土崩瓦解之时,家庭纽带受功利主义侵袭而日益松弛,现代人便陷入存在意义的空白状态,在“自由”重压之下遭遇身份认同困惑及主体性分裂,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3.2 自我重构的可能:家庭和解与个体精神觉醒

弗兰岑陷入到自身四分五裂的窘境当中时,并非朝着虚无主义的方向而去,其在叙述的深层架构里摸索着现代主体重新塑造的可行途径,家庭的和睦是自我重新塑造的关键方面,在《纠正》这本书里,弗兰岑经由“回家”这样一种叙述格局,体现出修补家庭联系存在一种艰辛却可行的方式,故事讲述八年来从未一同相聚的兰伯特家族重新回到了父母早先居住过的屋子,这既是一种空间上的回归,也是对于以往伤痛经历的一种正视并加以解决的过程,正如该小说上市公告上所表示的一样,“只有当解开那些尚未得到认可过往之后,回家之灯才会变得异常光明”,弗兰岑凭借此叙述上的示意表达出这样的观点:要想修补已经破碎的自己,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来做到,而是要在重新整合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去找到办法^[5]。家庭以前是创伤产生的源头,不过,要是能认识并应对这些创伤,个体就有可能获取到重新开始的契机。

个体精神觉醒属于自我重构的关键层面,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来看,《自由》里伯格伦德家庭得以最终复合,主要原因是主人公做到了“力比多的升华”。沃尔特和帕蒂摆脱了放纵与迷茫的状态,把本能欲望转化成更具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从而实现了个人内心的调和,这样的觉醒使得二人规避了力比多与社会准则之间的矛盾,也为纯粹的“自由”注入了个人之力,弗兰岑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真谛的自由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要懂得在认清自身局限之时担当起责任。弗兰岑的叙述也融入了此种重构进程当中,其一直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用近乎偏执的态度去细致刻画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想要在图像盛行的时代重新赋予小说以社会意义,给读者带来“对照自身并予以反思”的机会,经由表现人物从分裂走向重建的全过程,弗兰岑为处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人供应了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即既要接纳被伤害和被异化的客观事实,又要凭借家庭和睦以及精神复苏来谋求重塑自己的途径。

4 结语

本文把乔纳森·弗兰岑的“家庭史诗”当作研究对象,关注其中现代自我的破碎与重构这个问题,全面探究创伤和异化在这整个过程里的双重运行机制,经由深入剖析《纠正》《自由》《十字路口》这三篇关键文章就能找到,

弗兰岑的家庭叙述既是对当代美国家庭精神分裂这种现实状况的客观展现，也是对后工业社会个人生活难题的透彻洞察。

“回家”这个叙事架构表现出修补家庭联系并非不可能之事，只有勇敢面对那些痛苦的记忆碎片，人才能踏上重新起步的旅途，借助力比多的提升来做到与自己的和解，这样现代的个体才会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并由此承担起那份真正的自在。弗兰岑一直秉持着现实主义理念，给图像时代小说写作给予了宝贵的范例，而且也给认清当代人生活难题及其重构可行性赋予了关键的文学参考。

参考文献：

- [1] 姜蕾, 靳羽佳. 存在主义视角下《纠正》的悲剧性分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9(04):77-83.
- [2] 孙璐. 论文学老年学批评范式的建构——以乔纳森·弗兰岑《纠正》为例[J]. 外语教学, 2025,46(01):101-107.
- [3] 许婷芳. 论乔纳森·弗兰岑对科技消费主义的批判性否定态度[J]. 名作欣赏, 2024,(30):64-66.
- [4] 董臻. 论乔纳森·弗兰岑小说对当代美国日常生活的透视[D]. 暨南大学, 2017.
- [5] 张磊. 回归传统——乔纳森·弗兰岑《纠正》中的家庭伦理探析[D]. 东南大学, 2017.
- [6] 路遥. 从不舒适的地带到疗伤之所——乔纳森·弗兰岑小说家庭主题探析[J]. 人文杂志, 2017,(04):81-86.
- 基金项目：2024 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新世纪美国文学中的非理性与多重自我研究”（项目编号 24FWWB028）；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与素质教育同行化途径的改革研究（2025JG142）；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育创新创业意识的内驱要素研究——以英语本科专业课程为例（J20240985）；外研社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协同共振机制研究（2025288）。
- 作者简介：杨晓丽（1975-），女，汉族，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